

鲁彦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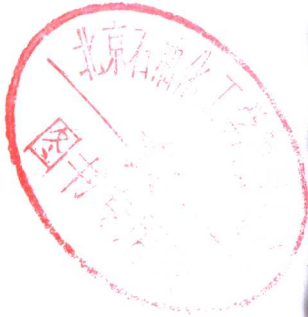
# 双凤楼



770 7247.157

392

00141206



# 双凤楼



鲁彦周



石化 S141206%

## 双凤楼

---

作者：鲁彦周

责任编辑：周鸿铸

书籍设计：速泰熙

责任美编：

责任校对：洪 剑

责任监制：江伟明

---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丹阳教育印刷厂

---

850×1168mm 1/32 插页 2 印张 15.75

字数：380,000 199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

标准书号：ISBN 7—5399—1100—X/I·1029

定 价：19.80元（塑封装）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鲁彦周，安徽巢湖人，一九二八年十月生。早年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一九五四年开始发表作品，既写小说，也写戏剧和电影文学剧本。其中，《归来》获一九五六年全国话剧汇演一等奖，《凤凰之歌》获一九五八年文化部电影剧本一等奖。一九五九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曾收入其传略。

“文革”中鲁彦周停笔十年。一九七八年重又操觚，著有小说多部，如长篇《彩虹坪》、《古塔上的风铃》、《阴阳关的阴阳梦》等，中篇《天云山传奇》、《呼唤》、《逆火》等，有的被改编成电影电视，有的在全国获奖，有的则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此外，鲁彦周还创作了大量电影剧本，如《风雪大别山》、《柳暗花明》、《巨澜》、《廖仲恺》等，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影响，并频频获奖。

鲁彦周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安徽省政协常委。

##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长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北方的一个小县城里，这儿有座名叫双凤楼的古建筑大院，里面住着四户人家，既有干部也有老百姓。他们之间的感情碰撞，爱恨交织，构成了一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悲喜剧。

县委书记燕朋与妻子杨秀生有一子，名叫燕载。但因夫妻俩性格不和，感情濒临破裂边缘，燕朋竟爱上了世仇的遗孀季素，且生下一个名叫小纯的儿子。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燕朋敢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秉公直言，县里居心叵测的坏人与杨秀合伙陷害他，结果他被撤职查办，季素也因此而遭到残酷的迫害。为了保护燕朋，季素至死都没有公开他们之间的这段隐秘。“文革”中，燕载和小纯都已长成大人，但他俩的境遇却截然不同：燕载与父亲划清界限后，官运亨通，炙手可热；小纯却被戴上黑五类的帽子，受到了灭绝人性的摧残。后来，他俩同时爱上了纯洁而美丽的宫珍。燕载为妒恨所驱使，竟将自己的同父异母弟弟小纯打成反革命，并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一场石破天惊的爱情之战开始了……

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解放后几十年来的曲折历程，在颂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同时，揭示了人性回归的真谛，并给人以警世反思的人生启迪。

# 引子

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甚至是推迟了早已酝酿成熟的另一部长篇，我自己也弄不明白，完全弄不明白。我只是想写它，完全没有功利的考虑，更没有想到要写什么运动和施教于人。因为，过去的所谓“运动”，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不想再提到它了，更不想对它作出什么评价，事实上那也是我所力不能及的。关于施教于人，我更是非常惶恐，我既不愿“好为人师”，也没有这个水平，何况我自己写的许多人物，都是比较复杂的，读者会从他或她的身上吸取到什么，我真的说不明白，我只是按照小说的要求写下来，能给读者一些审美的意趣，而又不会落入俗套，我就很满意了。

写这小说的起因，是因为几年前听说我熟悉的一座古县城里，有一座据传很有点文物保存价值的房子，主人把它捐献出来了，而在捐献的同时，有一位我曾见过的女士，又主动说出了她所知道的这座房子里的一间密室里还保存着大批的古玩字画和瓷器，房子在修缮以前要搞一次展览，这时我正好有空，于是便到那里去了，一是看景，二是凑热闹。

我在这所房子里转了一圈，这里看看那里瞧瞧，果然有些意思，引起不少怀古的幽情。后来我就转到这房子的后园里，听说



这里有一棵非常非常古老的紫藤花树，这紫藤花树在这里是被叫做青藤花树的，因为当年这房子的主人嫌紫藤不如青藤好听，同时还因为他是徐文长的崇拜者，所以这里便有一棵有名的青藤花。

我到了这棵花前，巧得很，我所认识的女士正好也坐在那里。这是一位风仪非凡、极为美艳的女士，我们一见面都很高兴，也很自然地聊起来。她，大约正好有着想向人倾吐什么的欲望，正好碰上了我这个在她眼里还算是一个不俗的人，她便对我说起这所房子。她说：先生，你知道这所房子的历史吗？我摇头。她便回头朝这座房子的灰白色的马头墙和斑斑驳驳雕花门窗望着，她忧伤地叹了一口气，粉润的脸上和明亮的眼睛里，突地闪过一片阴影。她说：这所房子总算不住人了。我没有懂她的意思。我说：这房子难道不适宜给人居住？她说：我也说不清，不过根据我住在这里的体会，这房子很有些古怪。我说：古怪？她摇摇头，不说了。

这位女士，说是不说了，但不久她就和我说起住在这房子里的人和他们的遭遇。她并不是说古，而是说的现代。这使我陷入了沉思。我沉默地听着，抽起烟陪着她；她呢，说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条理，一忽儿讲别人，一忽儿又讲她自己，有时她说说着说着就走神了，停顿下来，找我要一支烟，她吸着，徐徐喷出烟圈，眼睛深情地望着那青藤花，望着那楼，此时她便完全忘记我的存在，她的思绪显然是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当时她讲的人和事，虽然很零乱，却很奇特地吸引着我，遗憾的是，后来她突地停下来了。她大约听见什么人在前院说话，她回过头去，她的眼睛突地闪起光来，她匆促地站起来，她连跟我告别一声都没有就走了，留下了一股幽香和关于这座房子的疑问。

后来我就把这事忘了，完全地忘了。没有想到，事隔几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住到这所房子里来了。现在这房子连同后面的花园都已经修饰一新，当地人利用这房子办了陈列馆、展

览馆，很有些规模也很有些特色。我到了这里，觉得很陌生又很熟悉，我的脑子里忽然闪现出已经几乎被遗忘了的那位女士对我讲的故事，我觉得这些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突然间变得鲜活起来，这使我很奇怪也很吃惊。

当天夜里，我在园里，对着这所立在朦朦胧胧月色中的古楼，仿佛看见一些人影朝我走过来了，还听见有人在说：谢谢你想起了我们，可你为什么不写写我们呢？我真真切切听见有人这样说，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因为我根本没有想过。这时一个人又说了：你是嫌我们这些人太平淡无奇？其实，我们的平平淡淡倒是很真切的，我们的故事虽然没有多少哲理，但它是我们的亲身经历。我们有过错误，但我们又在这所房子里有所觉醒，我们有真情，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们的事，起码能给人一些回顾和联想，如果你写得好，也一定能给人一些美感和愉悦。你为什么 not 写？

这些话简直对我有点教训意味了，我心里很不乐意，正要起身离开，话声又响起了，他说：你何必犹犹豫豫？你写吧，你顾虑什么呢？我们又不要你评价什么，更不是要你去冒险，你写生活，写人的真实命运，这不正是你的一贯主张吗？你还在犹豫什么？你还想追求什么新奇？莫幻想了，你就老老实实写我们的故事，别去追赶什么潮流了！随着这声音，这些如幻似真的人围在我的身边，一个个在我面前展示着自己，他们活起来了。

我……我怎么了？我痴痴地望着他们，竟不知如何回答。后来这些如影如形的人虽然渐渐隐去了，可是他们的影子却停到我的心头不走了。我想摆脱，我立起身，月光照在这新整理的亭榭假山和青藤花上，夜莺娇啼，婉啭如乐，马路上的霓虹灯也突然大放光明，天上变得五彩缤纷，华光闪耀，现实竟然是这么美妙，我又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现实很美，但过去这里的人是不应被忘却的。

就在这一刹那间，我决定先动笔写这部《双凤楼纪事》了。



# 第一章

现在我还是来讲我的故事吧！

这次我想按照讲故事的方式来写我的故事，虽然严格地说来，这并不是一个故事，但我也只能把它当作故事来写了，否则便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我是在写真人真事了。

这当然不是真人真事。

我首先要交待的是故事的时间、地点，然后才能逐步引出人物，这也是一般讲故事的规则。时间我只能说是现代，或者说是当代，不能太具体了。因为这故事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跨度。至于地点，那倒是要说清楚的。

地点的省、县、市我是要虚的，我只能说某城某街的一条巷子，这条巷子不用说自然是很古老的，古老的巷子当然就有古老的屋，没有古老的屋，也就没有了我的小说中时常要写到的青藤花了。

我要写的古老的屋，不仅古而且规模宏大，从第一进数起，一共有五进。后面两进还是二层楼房，有前后三个天井，最后面还有一个小花园。有这样房子的人家，当然不会是普通的人家，但这家人的具体官职、家世，我也不想说了，反正是前清以至民国，他家都是有官有商，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他家才逃到海外去了。

在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这座房子已经几经变迁改为一座陈列馆了。在我的小说故事发生的时候，这座房子被当作敌产，早已分得七零八落了。原房主留下少数家人，也是不堪回首话当年了。当然，我的小说中的人物在这座房子里生活的时候，谁都认为他或她便是这所房子永久的主人了。

我要写的是这座房子的后两进里的几个人，前面的住户、商店人太多，我照管不到他们了。这后进两座楼，连带花园，在“文化大革命”前只住了三家人，他们和前面是完全隔断的，对着巷子另外开了一座门。这两座楼中间，是一个天井，天井里只有一口古井，后园里倒有过不少花，有亭有池还有水榭什么的，现在都已败了，代替它们的是杂草、灌木。只有一株牡丹和那株不知有几多年寿命的青藤，它们可能是因为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挖掉，所以倒被保存下来了。

这三家人我只能一家一家地说。先说第四进住主房的燕家和住楼下杂物间的曾家。燕家是这个城里数得着的人物，家主叫燕朋，是解放那年就住进来的。他本人是这座城市解放者之一。他为什么要住到这里，而且一住就不再搬走？有不少人都迷惑不解。只有住在第二进的王瞎子，极为机密地对人说过，燕朋当年是这座房子主人的一个小文书、跟随，后来和主人闹翻了，他逃跑了。他是为什么事和主人闹翻的，王瞎子说他也不知道。他后来成了人民政府的一位县级干部，他要住这所房子，当然就归他住了。

燕朋有一个妻子，一个儿子，有一个很不错的家。他本人已上升到地区去了，他已是副专员了。但是他并没离开县，他还是县里的第一把手。

至于杂物间的住户曾家，说来就有点让人不快，原来这里住着一个女人和小孩竟是这座房子原主人的填房妻子。而那位在逃的主人，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当初给这个坏蛋的没有跑掉的妻子一间披厦杂物间，那还是照顾她是一个刚生孩

子不久的妇女。

曾家这房妻子，名叫曾季素，她的这个曾是夫家的姓，她本人姓季，季素才是她的名字。据说她也是一个书香门第人家的女儿，她本人也曾念过大学，她还是英语系的呢！她的儿子是解放那年出生的，当然是曾家的骨肉。她后来忽然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便是一个疑案了，好在她也不是干部，她只是一个针织厂的工人，谁也没兴趣去深究她。她的疑案只有她自己和另外一个人才能解答了。

现在该说说第五进的宫家了。

宫家也不复杂，家主宫为友是一个老红军，他就是资格老，职务级别都不高，是凭资格吃饭的。宫为友文化也不高，他就是吃没文化的亏，所以才没能提拔上去，据说他和这家房主人也有过关系，不过并不是阶级仇恨的关系。相反宫为友曾和房主人曾家三少爷曾玉雪有过一段交情。那是在抗日战场上建立的交情。宫为友讲义气，他住到曾家这座房里，而且选了最大最好的，他自有他的用意，他是想替他的朋友保存一座房子。当然，他的这层深意，只有他自己明白。

宫为友的妻子，却是一个外表显得非常文弱的漂亮女子，他和老宫的粗壮很不相配，事实上他俩确也不是原配，宫为友的妻子，解放前就去世了，老宫独身好几年，直到进城之后，才和他现在的妻子结了婚，并且生了一个女儿。

写到这里，主要人物算是都交待了，最后要说一下的是王瞎子。瞎子其实并非真瞎，他之所以被人称作瞎子，是因为在解放前混穷，装瞎子为人算命，才得了“瞎子”的名。他也是曾家少爷曾玉雪的亲随之一，不过解放后他就在曾家大屋门口摆了一个香烟摊子，他又没有什么罪恶可言，所以也就没有谁来追究他的过去了。他现在仍在摆摊子，住在大屋第四进外墙外的小棚子里，他没有妻子，只有一个女儿，而且还常到四进燕家去串门子。

现在我该较为细致地写写大屋后楼的故事了，当然这得先写写它的环境。

这座大屋的后楼，是处在这座城里的边缘地带，它后面是一座小山，山上的树木一直连到这里。大楼前门面对一条大街，所以这座楼的地势是非常好的，前面热闹后面清静。

大屋后楼是所谓走马串楼，四进五进都是一种格式，楼上楼下都是精雕细刻的格子门，都是一明两暗。明屋四进是主客厅，五进是内厅，过去只有主人的至亲至交才能到这里。四进五进楼过去都是主人的眷属住的。老百姓叫这后楼为双凤楼。这双凤楼在这座城里是人人皆知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形似一对凤凰，也是因为这楼总是住着本城的权威人士。

我的故事从何说起呢？我思考了很久，才想起一个风雨之夜，一个非常不祥的风雨之夜！

这是一个夏天的闷热的夜晚，先是空气像凝固了，宇宙成了大蒸笼。然后就是悄然无声的乌云往上涨，涨，一直到它把整个天空都覆盖了，大地成了泼墨一般的黑。半夜里，王瞎子忽然醒过来，他的耳畔仿佛有人在说：起来起来，你快起来，要出人命了！瞎子大吃一惊，他猛地坐起来，他本来就是一个信神信命的人，这个奇怪的梦，奇怪的声音，使他再也不敢睡觉了。

王瞎子悄悄爬起来，他好像真的听见有一种声音，一种扑扑腾腾的声音，他把耳朵贴到墙壁上，声音更为真切了，他来不及细想，便急急忙忙跑出来，他知道刚才的声音来自何处。

王瞎子家的房子，有一个小门通向后楼天井，那是从前的主人为了叫人方便而开的，以后也没有关闭。

王瞎子走到曾季素家门口，听见房里面有一种奇怪的呻吟声，王瞎子灵魂里一震，就在这时，天空一道闪电，王瞎子看见一男

一女雪白一团滚在地上，王瞎子没弄清这两个滚在地上的人是扭打还是在狂乱。王瞎子只有一个直觉，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他刚刚要拔腿逃跑，又是一道电光，他听见女人忽然尖锐地叫了一声，他的腿吓软了。他跌跌爬爬地回到家，心里仍旧扑腾腾地直跳。为了镇定一下自己，他颤抖着手，划着了一根火柴。点着一支烟，他又听了听，外面只有风雨声、雷声，别的声音一点也听不到了。

王瞎子那年有四十岁了，他原有一个妻子，后来跟人跑了，留下一个小女儿。王瞎子早已不敢替人算命了，他一度变得胆小如鼠，后来看看没人动他，他的胆子又渐渐大起来了，喜欢预言、喜欢探听小道消息的毛病又犯了，只不过他不敢随便对人说出来。

这天晚上的事，王瞎子心里一直像怀里揣了个兔子，忐忑不宁。他心里疑惑一个人，但他绝对不敢说出来，因为这个人是他最最害怕的。王瞎子虽然决定不说出来，心里却为曾季素发疼，他对他的这位少奶奶，有一种父亲般的爱，他还曾答应过他的旧主人，要照顾好曾季素和曾家留下的一点骨血。

第二天，王瞎子一早就起来了，他没有忙着先去摆烟摊子，他先到了曾季素的门口，门关着，里面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他心里有些紧张，他怕曾季素一时想不开，出了人命那就糟糕了！他轻轻敲敲门，门里面有了动静，是有人在凉床上翻身的声音，接着他听见曾季素在问：谁呀？王瞎子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知道曾季素活得好好的。他含糊地说了一声：是我，王瞎子。我来看看小东子。曾季素说：他早走了。王瞎子噢了一声，转身朝外走，心里又嘀咕：她没事，那昨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

就在这个雷电之夜以后不久，王瞎子惊讶地发现，曾季素的脸色变得又红又白，整个人都变了！这个本来就非常漂亮的女人，现在变得惊人地美了！她脸上的愁苦神色也大大地变淡了，淡得

你会以为她是一个正沉浸在无比幸福中的女人，这使王瞎子大惑不解。

这天夜里，王瞎子决定要弄明白。他在人静后悄悄躲到天井的一角暗处，这里正对着曾季素家的门，若是有人进出，一定能看得很清楚。这天晚上天气不热，天井里很阴凉，也没有蚊子，王瞎子躲在这里，倒也不受罪。大约到了十一点以后的光景，王瞎子看见曾季素的门无声地开了，紧接着他便看见曾季素轻手轻脚地走出来。她绕过那口古井，从第五进房子侧面小巷向后园走去。王瞎子提脚跟在她后面。曾季素出了小巷到了园里，笔直朝那青藤树走去。王瞎子刚要再往前跟，忽然看见青藤树下一个黑影子立起来，那里还闪着香烟的微弱火光。王瞎子本能地贴到墙壁上一动不敢动。这时曾季素已到了那人面前，他清楚地看见那人扔掉烟头，张开两臂把曾季素搂进怀里，随后便是王瞎子想听又不愿听的亲吻和喘息的声音，两人很快便倒在青藤树下了。

王瞎子溜回来了，他在刚进大门时，正好碰上和妻子一道从外面回来的官为友。官为友看见王瞎子鬼鬼祟祟地从天井里出来，便喝了一声：你干什么？王瞎子忙说：“我我……没干什么，我是想看看井水。说着赶紧就溜了，惹得官为友一肚皮疑惑。

王瞎子心里虽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他只能守口如瓶，不敢在曾季素面前流露出一己知道些什么。他在内心里也并不很忌恨曾季素，相反他倒有点同情这个年轻的漂亮女人。他对那个人却是很恨的，他认为那个人强奸了曾季素，曾季素是没有办法摆脱那个人。王瞎子这回又没有完全算对，他根本不知道曾季素此时已真正爱上了那个强迫过她的男人。女人的心是王瞎子无法计算出来的。

官为友那天回到家，对王瞎子的行为一直很怀疑。

官为友是一个真正的工农干部，他不仅有工农的身板，也有

一颗朴素的应当说是很善良的心。虽然他有时对自己对别人的要求过于拘泥，但也并不是一个失去人情味的人。宫为友的妻子叫卫琳，她和宫为友从外在到内里，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她的出身不好，是一个面临破落的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子。她也嫁过一次人，是一个穷小学教师，四九年生肺病死了，留下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年老多病的婆婆。卫琳为了让婆母和小孩能活下来，便答应嫁给宫为友，条件是宫为友每月要为她婆婆、孩子付出生活费。宫为友自己当然没有什么钱，但组织上全部承担了。这样，卫琳便成了宫为友的妻子。

宫为友娶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又有文化的老婆，真是幸福非凡，从此他便从战场上的勇士变为温柔听话的丈夫。那天晚上依着宫为友平时的性子，是要抓住王瞎子仔细盘问的，卫琳在宫为友身后轻轻捣了一下，宫为友便没有再追问王瞎子。

王瞎子走后，宫为友这才问妻子，为什么不让我追问王瞎子。卫琳说：王瞎子不是手脚不稳的人，你对他那么凶做什么？宫为友说：我不是怀疑他的手脚，我是怀疑他和那口子不正经。宫为友说的那口子，自然是指曾季素。卫琳一听就笑了。卫琳说：你真有眼光，那口子会和瞎子？宫为友还想辩白，卫琳把他一推，说：快回吧！我全身是汗，我要去洗澡了。

宫为友不知道老婆对王瞎子很有好感，这不仅因为王瞎子对卫琳经常献献小殷勤，还因为卫琳有点相信王瞎子的打卦算命。卫琳当初被王瞎子算定要守一次寡，后来她的第一个丈夫果然死了！卫琳第二次婚姻，她也曾悄悄请王瞎子算过，王瞎子预言，卫琳这次结婚，肯定会幸福。他说：你卫琳本是一个硬八字，现在碰上一个扛枪杆的，又是一位姓宫的，你从此就可以躲进这个安乐宫里，过平平安安的日子了。卫琳和宫为友结了婚，果然感到很幸福，而且确实确实有了一种安全感。从此，卫琳也就在心里暗暗佩服王瞎子。当然，她是不敢把她的内心话告诉丈夫的，那不



仅会自讨没趣，还会招来丈夫的鄙视。但他是非常尊重她的，因为她是一个有文化的女人，所以即使在床上，他在和她做爱的时候，他也不时问她，他是不是太粗鲁，她是不是觉得他太过头了？他的这种过分小心，常常使她发窘。事实上她在床上倒是喜欢他粗鲁的，但她不愿流露，为的是要在他面前保存一层面纱，使他对她的爱能更为巩固和持久。

这个故事发生在五十年代初期，那时卫琳还是新婚不久，而曾季素和那个人也刚刚进入火热的燃烧着情欲的高潮期。

就是王瞎子碰到老官夫妇的晚上，卫琳和官为友睡在床上，老官照例把老婆压在身子下面，小心而又急不可待地尽他的丈夫义务。但今天的卫琳不知怎么回事，反过来开始指导起丈夫如何掌握节奏，而且作出了不可遏止的反应，这使从未经历过这种极乐境界的官为友大为惊喜。于是这间房里便发出了令人胆战心惊的响动和喘息呻吟声。

官为友房里的声音，当然传不到下面的青藤树下。此时树下的两个人，已经是暴风雨之后的平静了。那个人正斜倚在青藤树的老干上，曾季素却又靠在那人的怀里。她一手轻轻抚摸着那人健壮的胸膛，一手任那人抓住，两人此时都不说话，两人也都没有穿衣服。园里没有风，灌木丛的黑影朦朦胧胧，猛然看上去，好像是有人蹲在暗处，使这破败的园子里平添了几分恐怖气氛，这夜又没有月色，甚至也没有虫声，只有那残存的茉莉花散发出一阵阵幽香。

曾季素觉得那人的手又开始在她身上游动了，她一点也不回避这种使她心灵震荡的动作，她也用她的嘴唇回应了，她轻怜蜜意地吻着他的强健的肌肤，又幽幽地在他的耳边问：你……你真是喜欢我？还是为了报复？那人深沉地叹了口气，说：现在我是彻头彻尾地被你征服了。我在白天，脑子里也充满了一个雪白一

身的你。曾季素拧了他一下，说：你这是色情，难道我使你想到的只是肉体？那人说：那当然不是，灵与肉兼而有之。坦白地说吧，我是不应该对你动真情的，那天晚上我确实是为了报复，因为当初你的丈夫逼死我的小莉的时候，我曾在她坟前立过誓，我立誓要报复到曾玉雪的妻子身上。我没有想到我会真的爱上你，而且爱得我无法自主了。我现在只是在想，我要不是碰到你，我这辈子真是活得太亏了！那人说得很动情，又是压低声音在她耳边说的，因而也就特别使曾季素心动并且感激。曾季素用她那柔软丰润而又火烫的嘴唇吻起那人的嘴，又喃喃地说：谢谢，谢谢。我知你的心了！我从今往后也就不后悔，不必受什么良心的折磨了。老天即使不原谅我，惩罚我没有忠于自己的丈夫，我也甘心下地狱了。

曾季素被那人紧紧抱着，他显然也在感激她，她响应着他，她也紧紧贴着他，吻着他，把一股热浪喷送到那人的嘴里，于是这两个人又扭到一块去了。

夜，更浓了，下弦月开始悄悄地在天空里出现了，双凤楼的后园里也披上了淡淡的朦胧的带着神秘色彩的微光。那对赤身的男女，仍旧相拥在青藤树下，青藤用浓密的枝叶把他俩笼罩起来，仿佛不忍把他们暴露在天空的下面。然而青藤树却无法阻挡双凤楼的窥视。

夜，使双凤楼的阴影分外显得阴森！

我比较细致地描写了曾季素和卫琳的这个夜里的情欲，我并不是追赶时髦，要给小说加点“色”。我是不能不描写这个晚上，因为就是这个晚上，这两个女人都受了孕。也正是这个晚上，使后来的许多事得以发生。否则，双凤楼里的故事又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现在我要接着写曾季素，虽然曾季素并不是我这个故事中的